

<<呼啸山庄>>

图书基本信息

<<呼啸山庄>>

前言

一部文学史是人类从童真走向成熟的发展史，是一个个文学大师用如椽巨笔记载的人类的心灵史，也是承载人类良知与情感反思的思想史。

阅读这些传世的文学名著就是在阅读最鲜活生动的历史，就是与大师们做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流与情感交流，它会使一代代的读者获得心灵的滋养与巨大的审美满足。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以中外语言学习和中外文化交流为自己的出版宗旨，三十多年来，翻译出版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社会科学著作和人物传记等，与国内翻译名家有着深厚的渊源。

近年来，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下，翻译质量急剧下降，出版物质量也令人忧虑。

出版一套质量上乘、造福读者的高品味文学名著便成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与光荣使命。

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国内翻译界的一致赞同与积极响应。

这便是“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的缘起。

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以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著名翻译家尹承东先生为主编，著名翻译家王逢振、尹承东、李玉民、杨武能、张建华、张经浩、陈众议、罗新璋、施康强、郭建中为编委的“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编委会，他们本着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认真遴选篇目，选择国内最权威的译本，向读者奉献上一道精神盛宴。

“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名著、国内最权威的译本纳入这一系列，不断地将优秀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广大读者。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的喟叹。

中外大师们不必疑虑，捧读他们著作的读者，便是他们的千古知音，他们的作品将伴随人类文明的足迹，直至永恒。

<<呼啸山庄>>

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呼啸山庄的恩萧家族和画眉山庄的林顿家族之间的故事。西斯科利夫是老恩萧收养的孤儿，虽遭到了老恩萧的儿子辛德雷的仇视，但他女儿凯茜喜欢他，只是由于地位的差异而无法表白，于是他愤然出走。当他回来时，凯茜已嫁给画眉山庄的主人埃德加·林顿。西斯科利夫骗娶了埃德加的妹妹，企图占领画眉山庄。经过很多事后，西斯科利夫终于达到了复仇的愿望，但并不感到高兴，于是在一个风雨之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呼啸山庄>>

书籍目录

译本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
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
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呼啸山庄>>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八〇一年—— 我刚从我的业主那儿作客回来。这位孤零零的邻居，今后我和他可有一番交道好打啦。这还算不得一个美丽的山乡吗！我不信在整个英国境内我还能挑中一个地方，像这儿那样完全跟熙熙攘攘的社会隔绝开来。好一个厌世者的天堂哪！希克厉先生跟我俩，正好是相称的一对儿，平分这一片凄凉景色。少见难得的汉子哪！他哪儿想到我心里对他涌起的热乎乎的感情——当我骑马上前，看到他眉毛底下，那双乌黑的眼珠只是猜忌地往里缩，等到我给自己通姓报名时，他的手指更是打定了不跟人打交道的主意，越发往背心袋里插得紧。

“希克厉先生？”我问道。

点一下头，就算回答你啦。

“我是洛克乌——你的新租户，先生。我一到此地之后，就赶紧抽工夫来拜访您，为的是想表达我的心意：我这样再三告求，一定要把画眉田庄租下来，不至于叫你有什么不方便吧。昨天我听说你打算——”“画眉田庄是我的产业，先生，”他慌忙打断了我的话，说道。

“只要我办得到，我决不容许别人来不方便我。进来！”

“这一声‘进来！’是咬牙切齿、带着‘去你妈的！’这一种口气说出来的。就是他所挨着的那个栅栏，也并没对他这句话作出什么响应和动静。我只怕正是这种光景叫我决定接受这个邀请。这样一个人物引起了我的兴趣，——看来他比我都格外矜持得厉害呢。等到他看见我的马儿的胸膛快撞到了栅栏，倒也伸出手去打开链子，很不乐意地把我领上铺道。我们一走进院子，他就喊道：“约瑟夫，来把洛克乌先生的马儿拉去，再拿些酒来！”

“这一家的大小仆役只怕尽在于此了吧，”我听了这双管齐下的命令，暗中想道。

“难怪石板缝里长了青草，树篱只有靠牛羊来‘修剪’了。”

“约瑟夫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不，是个老头儿了，也许已经很老了吧，虽然还是很健壮结实。他从我手里接过马儿的时候，自个儿在喉咙里恨声怨气地咕嘟着：“老天爷照应吧！”

“说着，还那么气鼓鼓地盯了我一眼，叫我好心地猜想：他该是需要老天爷来帮助他消化消化他肚子里那一顿中饭吧，这声虔敬的呼吁跟我这个不速之客因此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呼啸山庄”就是希克厉先生的住宅名称。

“呼啸”在当地是个有特殊意义的词儿，形容在大自然逞威的日子里，这座山庄所承受的风啸雨吼。可不是，住在这儿，一年到头，清新凉爽的气流该是不愁的吧。只消看一看宅子尽头的那几株萎靡不振、倾斜得厉害的枞树，那一排瘦削的都向一边倒的荆棘（它们好像伸出手来，乞求阳光的布施），也许你就能捉摸出从山边沿刮来的那股北风的猛劲儿了。多亏当初造屋的时候，建筑师有先见之明，把它盖得特别结实——狭窄的窗子深深嵌在墙壁内，两边墙角用凸出的大石块保护着。

在跨进门槛之前，我停步瞻仰一下布满在住宅正面、尤其在大门周围的那许多古里古怪的石刻。在大门上首，那密密麻麻、剥落碎裂了的三不像怪兽和不害臊的小孩子们中间，我辨认出了“一五〇〇”这一个年份，和“哈里顿·欧肖”这一个姓名。

我本打算发表几句感想，还想向这位板着脸儿的业主请教一下住宅的简史，可是看他站在门口的那种架式，却分明要我马上进去，要不，就干脆回头走；我可不打算还没登堂入室，先就把主人给惹恼了

<<呼啸山庄>>

，叫他越发不耐烦起来。

一跨步，就把我们带进了起居室，根本不必经过什么外间或是穿堂。这里的人多半把这间屋子称做“正屋”，它通常连厨房带客堂都包括在内。不过我相信在呼啸山庄，那厨房必定是被挤到另一个区域去了——至少，我听出来尽里边有说话的声音，有瓶罐相碰的声音；而在大壁炉四周，我看不出有什么烤炙、炖，或是烘烤的迹象，也看不见墙上有什么铜锅和锡滤器在闪闪生光。

光彩、热量，倒是从屋子的另一边反射过来，十分热闹；原来那儿有一口橡木大碗橱，陈列着一排又一排无其数的白锻盆子，中间还杂放着银壶、银杯，一直堆叠到屋顶。

这口橱从来不曾欠敞开过。

它全部的结构(只除了一个搁着麦饼和牛腿、羊肉、火腿的木架子把它遮蔽了一部分外)总是让人一览无遗。

在壁炉上面，是几支蹩脚的旧枪和一对马枪，还有三个油漆鲜艳的茶叶罐，一齐溜放在壁架上，算是装饰品。

地板是光滑的白石铺砌的，椅子涂了绿漆，是那种简陋的高背椅：有一两只笨重的黑椅子躲在阴暗里。

在碗橱底下的圆拱里，躺着一只巨大的酱龟的母猎狗，一窝尖叫的狗崽子围绕在它身边；此外，还有别的狗另找别的地方做安身之处。

像这样的屋子和陈设原是一点也没有特别的地方——假使主人是一个普通的北方庄稼汉，长着一张倔强的脸儿、一双粗壮的腿(如果穿着短裤和绑腿，那双腿才出色呢)。

只要你拣的是正好吃过了饭的那一段时间，那么在这山区周围五六英里内，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类人物，坐好在交椅里，一大杯浮着泡沫的麦酒放在他面前的圆桌上。

可是希克厉先生跟他的居处和生活方式，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对比。

从模样来说，他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吉卜赛人；从服装、举止来说，又像一位绅士——那是说，就像乡间那许多地主那样的绅士，也许很可以说是衣冠不整，但并不见得就叫人看不入眼。

因为他的身材挺直、很有样儿。

他那张脸是够阴沉的；难免有人会猜想，他多少带点儿教养不够的傲慢。

我可得懂他，跟他有一种感情上的共鸣，认为完全不是这回事。

我凭着本能，知道他这种矜持，是出于厌恶别人的卖弄感情，厌恶人们彼此之间表示的那种亲热劲儿。

他爱。

他恨：全都搁在他的心里：而且认为假使再要让人家爱他、恨他，那就分明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儿。

不，我扯得太远啦——我是一味拿自己的性格往他身上堆。

可能希克厉先生就有他自个儿完全不同的理由，才碰到有谁也许想跟他交个朋友时，尽把手指儿往里缩；而这跟我要那么做的理由可全不相干。

我倒是希望我这种脾气好算得罕见少有啦。

我那亲爱的母亲老是说，我永远也别想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了；果然，就是在去年夏天，我证实了我根本不配有。

那时候我正在海滨享受着一整个月的好天气，谁想碰上了一个最迷人的姑娘——在我的眼里，真正是一位天仙——在她没有理会我之前，我始终是这样看待她的。

我从没有把自个儿的爱情说出口，可是如果眉目也能传情，那么一个白痴也能看出，我已经沉溺在爱河里，没了顶了。

最后，她懂得了我的情意，回报了我一个秋波——啊。

也不提多甜蜜，你尽管自个儿去想象吧！

可是我怎么办呢？

说来丢脸，我就像一只蜗牛似的，冷冰冰地缩回去了；对方每向我瞅一眼，我就变得越冷淡、越往里缩得紧。

可怜这个天真的姑娘，到最后怀疑起自己的感觉来，以为自己闹了个大笑话，窘得什么似的，硬是要

<<呼啸山庄>>

她的妈妈依着她，一溜了事。

就因为有这么怪脾气，我得了冷酷无情的名声。

多么冤枉，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

我在壁炉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我的主人走向对面的那一把。

大家一时没有话说，我就伸手想去抚摸那条母狗。

那条母狗已经离开了它那一窝小宝贝，狼一般地偷偷来到我的小腿后面，撅起嘴唇，白牙齿上淌着口水，只想咬人一口。

我抚摸了它一下，惹起它从喉头发出一长串的嗥声。

“你还是别理这条狗的好，”希克厉先生趁着狗叫，也一起咆哮道：同时他又把脚一顿，把底下那一片更凶猛的闹声煞住了。

“它还没有给宠坏——我又不是养的猫儿。

”于是他大步跨到边门，又嚷道：“约瑟夫！

”约瑟夫在地下室深处，咕噜了几句什么话，可是并没有爬上来的动静；于是主人就自己钻下去找他，丢下我跟那条母夜叉似的母狗面对面地厮守着。

它，加上两只恶狗(蓬毛的守羊狗)一起眼睁睁地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并不急于想跟它们的牙齿打交道，只得安分地坐在那儿。

可是真倒霉，我还道暗中的嘲弄它们是不懂得的，竟向这三个畜生挤眼弄眉，做起鬼脸来。

不料有一个脸相竟惹恼了狗太太，它顿时暴跳起来，直扑我的膝盖；我把它撵了回去，慌忙把一张桌子拉过来挡在中间。

这一下，可激起全体狗仔的公愤了。

六七个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四脚魔鬼一窝蜂地从隐蔽的洞窟里直冲出来，向共同的目标集中。

我感觉到我的脚后跟和上衣的边缘成了突出的进攻对象：我一边挥动一根拨火棒，使劲击退那几个大喽啰，一边迫于情势，不得不大声告急，叫这家人快来收拾局面。

气人的是希克厉先生和他那个仆人，还是不慌不忙地爬着地下室的梯阶。

尽管壁炉那边又是嚎，又是咬，闹得天翻地覆，可是我并不觉得这两位步子就比平常加紧了一丁点儿。

多亏得这时候从厨房里赶来了一个人——一个健壮的女人，两颊火红、袍子束起、光着两臂，挥舞着一只煎锅，冲到了我们中间来。

她就凭这个做武器，再加上使用她的舌头，立了奇功：一霎时，那场惊天动地的暴风雨给镇压下去了。

等她的主人上场的时候，就只剩她一个儿还留在那儿，气喘得像狂风卷过的海洋那样大起大落。

“活见鬼，到底在闹什么呀？

”他问道，向我瞪了一眼。

我受了这样欠礼的招待，还要看这种眼色，可有些受不了啦。

“不错，真是见鬼！

”我咕噜着说。

“就算一群邪魔附身的猪①发作起来，再厉害些也不过像你家里这一伙畜生那样罢了，先生。

你倒不如把一个生客丢给一群猛虎呢。

”“只要别人不去碰什么，它们是不惹事的，”他表示意见说，把酒瓶放到我面前来，把桌子搬回原处。

“狗看家，原是它的本分嘛。

喝杯酒吧？

”“不，谢谢你。

”“没有给咬着吧？

”“要是我给咬着了，我可要给那咬人的东西留下个磨灭不了的印记呢。

”希克厉咧着嘴，绷紧的脸上透出一些笑意来。

“得啦。

<<呼啸山庄>>

得啦，”他说，“你是受惊了，洛克乌先生。

来，喝一点儿酒吧。

此地真难得有客人光临，所以我和我那些狗——我不怕照实讲——简直不懂得该怎样招待才好。

祝你健康，先生！

”我鞠了一躬，举起酒杯，回敬一句祝词。

这时候，我也想通了，为了那一伙狗仔的失礼而憋着一肚子气，坐在那里，可真是傻。

再说。

我不愿一直让这个家伙看着我好笑——眼前，我就给他当作了笑料。

他呢。

也许出于清醒的考虑，觉得把一个好租户给得罪了是划不来的，态度也稍稍放缓和些，说话不再那样简慢——把代名词啊，副词啊都砍去了；而且还提出了一个他认为会叫我感到兴趣的话题——谈论我目前隐居的场所的种种好处和短处。

我听了他那一番话，发觉他在这方面是个很有见识的人。

临到告别的时候，我对这次做客，满意极了，主动地表示明天要再来拜访。

他分明不愿意我再闯进他家里来了。

可是我才不管，我还是要去。

奇怪，跟他一比，我没想到自己竟变得那么爱交朋友了。

<<呼啸山庄>>

编辑推荐

这是世界上最震撼人心的“黑色英雄”小说之一，在英国文学史上有“文学中的斯芬克斯”、“人间情爱的最宏伟史诗”的美誉。

它是“一部没有被时间的尘土遮没了光辉的杰出作品”，被认为是一部“最奇特的小说”和“神秘莫测的怪书”。

英国作家毛姆评价道：“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其中爱情的痛苦、迷恋、残酷、执著，曾经如此令人吃惊地描述出来。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